

世界名著典藏

Peter Pan

小飞侠彼得·潘

[英] 詹姆斯·巴里 / 著 杨静远 / 译



名家全译本
国际大师插图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A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世界名著典藏

国际大师插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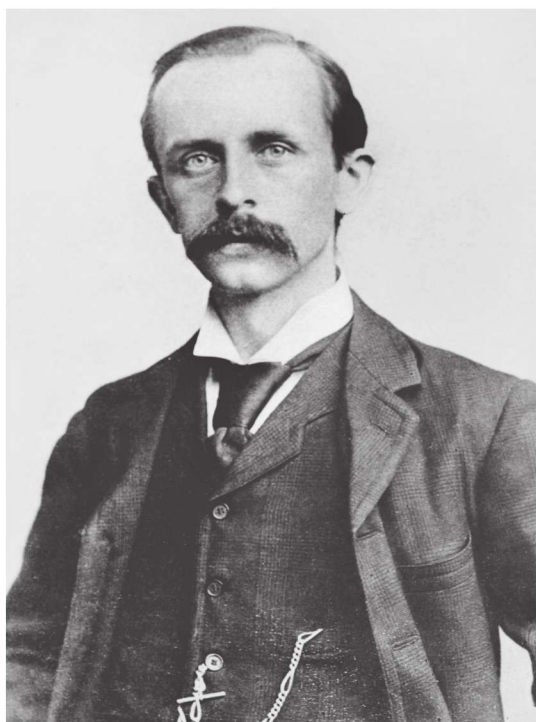
书 名	作 者	译 者
巴黎圣母院	[法] 维克多·雨果	李玉民
简·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	宋兆霖
鲁滨孙漂流记	[英] 丹尼尔·笛福	唐荫荪
爱丽丝漫游奇境	[英] 刘易斯·卡罗尔	黄健人
列那狐的故事		罗新璋
木偶奇遇记	[意] 科洛迪	刘月樵
小王子	[法] 圣埃克苏佩里	柳鸣九
一千零一夜		郅溥浩
大卫·科波菲尔（上下）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董秋斯
红与黑	[法] 斯当达	罗新璋
青鸟	[比] 莫里斯·梅特林克	郑克鲁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李辉凡
飘（上下）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黄健人
神秘岛	[法] 儒勒·凡尔纳	陈筱卿
柳林风声	[英] 格雷厄姆	杨静远
伊索寓言	[古希腊] 伊索	杨海英
小飞侠彼得·潘	[英] 詹姆斯·巴里	杨静远
海底两万里	[法] 儒勒·凡尔纳	陈筱卿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	陈筱卿
爱的教育	[意] 亚米契斯	夏丏尊
《羊脂球》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法] 莫泊桑	柳鸣九
莎士比亚悲剧集	[英] 莎士比亚	朱生豪
约翰·克里斯托夫（上下）	[法] 罗曼·罗兰	许渊冲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瑞典] 塞尔玛·拉格洛夫	石琴娥
基督山伯爵（上下）	[法] 大仲马	李玉民 陈筱卿
绿山墙的安妮	[加] 蒙哥马利	姚锦镕
八十天环游地球	[法] 儒勒·凡尔纳	陈筱卿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儒勒·凡尔纳	陈筱卿
莎士比亚喜剧集	[英] 莎士比亚	朱生豪
培根随笔集	[英] 弗兰西斯·培根	蒲 隆
昆虫记	[法] 法布尔	陈筱卿
安徒生童话	[丹麦] 安徒生	叶君健
格林童话	[德] 格林兄弟	杨武能
泰戈尔诗选	[印度] 泰戈尔	冰 心 吴 岩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托夫人	李自修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 海伦·凯勒	陈 才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李玉民
童年	[苏联] 高尔基	郭家申
欧仁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	郑克鲁

书 名

作 者

译 者

老人与海	[美] 海明威	张炽恒
希腊神话	[德] 施瓦布	高中甫
居里夫人自传	[法] 玛丽·居里	陈筱卿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吴兴勇
战争与和平 (上中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董秋斯
快乐王子	[英] 王尔德	蔡荣寿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 歌德	杨武能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	许渊冲
包法利夫人	[法] 福楼拜	许渊冲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苏联] 高尔基	郭家申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朗特	宋兆霖
悲惨世界 (上下)	[法] 维克多·雨果	李玉民
绿野仙踪	[美] 莱曼·弗兰克·鲍姆	张炽恒
吹牛大王历险记	[德] 拉斯伯	邵灵侠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丁	罗良功
格列佛游记	[英] 斯威夫特	白 马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	姚锦镕
堂吉诃德 (上下)	[西班牙] 塞万提斯	刘京胜
人类的故事	[美] 房龙	白 马
海蒂	[瑞士] 约翰娜·斯比丽	邵灵侠
水孩子	[英] 查尔斯·金斯利	张炽恒
三个火枪手	[法] 大仲马	李玉民
《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 契诃夫	李辉凡
安娜·卡列尼娜 (上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力 冈
双城记	[英] 查尔斯·狄更斯	宋兆霖
森林报 (合集)	[苏联] 比安基	沈念驹 姚锦镕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	姚锦镕 涂小榕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上中下)	[英] 柯南·道尔	姚锦镕 涂小榕
母亲	[苏联] 高尔基	吴兴勇
安妮日记	[德] 安妮·弗兰克	朱碧恒 高小斐
苦儿流浪记	[法] 埃克多·马洛	唐 珍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张经浩
雾都孤儿	[英] 查尔斯·狄更斯	黄水乞
王子与贫儿	[美] 马克·吐温	张友松
《百万英镑》马克·吐温中短篇		
小说选	[美] 马克·吐温	张友松等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菲茨杰拉德	王晋华
罪与罚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朱宪生
一九八四	[英] 乔治·奥威尔	董乐山
《野性的呼唤》杰克·伦敦小说精选	[美] 杰克·伦敦	石雅芳 雨 宁
瓦尔登湖	[美] 梭罗	王义俊
秘密花园	[美] F. H. 伯内特	李文俊
小鹿斑比	[奥地利] 费利克斯·萨尔登	杨曦红



詹姆斯·巴里

译 序

在伦敦西区，幽静的肯辛顿公园东北角的长湖畔，矗立着一座青铜雕像。那不是英雄伟人或文化名人，而是一个小小的男孩。那孩子叉开两腿，挥舞双臂，口吹一支芦管，像是提腿奔跑，又像是腾空起飞。他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神气活现，十足一个快乐之神。他，就是彼得·潘，一个不愿长大也永不长大的孩子。他出生没几天，因为害怕长大，就从家里逃了出来。肯辛顿公园曾是他游玩的地方，如今他常住在一座远离英国本土的海岛：永无乡。那是个奇异而热闹的地方，住着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一帮子海盗，各种野兽，人鱼，小仙子，还有一群被大人不小心丢失了的孩子，他们的队长就是彼得。他们不用上学读那些劳什子的书，不用学规矩，还不时能碰上惊险的乐事，真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可就有一样美中不足：他们是男孩，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位母亲。但彼得最瞧不起人世间所有的成年母亲，他想找一位小姑娘做母亲。于是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他飞到伦敦，趁达林先生和太太出门赴宴而狗保姆娜娜又被锁住的时机，飞进育儿室，诱使小女孩温迪和她的两个弟弟跟他一起飞到了永无乡。温迪做了孩子们的小母亲。从此，三个来自内陆的孩子真正过

上了只有在童话和睡梦里才能见到的奇妙生活。他们住在地下的家里，出入经过树洞；在礁湖里玩人鱼的水泡球戏；和印第安人进行虚拟战争，搭救过印第安人的首领，美丽高傲的虎莲公主。温迪因为想念母亲，央求彼得让他们回到伦敦的家。途中，孩子们被凶残的海盗头子胡克劫持上了海盗船，彼得为救他们，与胡克决一死战，使胡克掉进了鳄鱼的血盆大口。彼得护送孩子们回了家。多年后，温迪长大了，真的做了母亲，彼得又来把温迪的小女儿带去永无乡。于是，一代复一代，小母亲不断更换，彼得却始终是个满口乳牙的长不大的小男孩。

像我们中国的孙悟空和哪吒一样，彼得·潘是每个英国孩子心上的宠儿。创造这个童话人物的人，是苏格兰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詹姆斯·巴里。

巴里生于1860年，卒于1937年。他的文学生涯，两头跨着古典文学臻于极盛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主义蓬勃兴起的20世纪初期。他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部剧作，曾与名探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合作写过喜剧。为了表彰他的文学建树，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均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英王赐予他从男爵的贵族称号。他的成名作剧本《彼得·潘》及其同名小说世代留传下来，成为不朽的英国文学名著。

在巴里的创作中，彼得·潘这个人物形象不是一次形成的。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1902年的小说《小白鸟》中。1904年，剧本《彼得·潘》发表，继而在伦敦和纽约上演，大获成功。以后每上演一次，巴里就将剧本修改一次，最后定本直到1928年才出版。1906年，巴里将剧本改写成散文童话《彼得·潘在肯辛顿公园》。1911年，小

说《彼得·潘》出版，又名《彼得和温迪》，最后加了一章“温迪长大了”。

从18世纪起，英国开始有了雏形的儿童文学作品，到19世纪则步入了黄金时代。儿童文学已不仅仅是讲个故事，而且有了性格刻画、风物描绘、社会和哲学思想内涵等因素，成了真正的文学。《彼得·潘》把离奇的幻想、仙人故事、惊险情节、讽刺幽默以及成年人的人生感悟，全都编织在一个小小的童话故事里。它像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马戏，又像一首梦幻似的狂想曲。作者塑造了一些可爱的、可笑的或逗乐的形象，设计了许多奇巧的情节构想，令人不由得惊叹他那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例如，被达林夫妇用作保姆的竟是一只大狗；彼得试着用肥皂水来粘他那被切断的影子；星星们凑拢在达林家的上空，怀着好奇想瞧个热闹，它们不住地眨眼睛，那是它们在窃窃私语；每个婴孩第一次笑出声来，就有一位小仙子诞生，而每当一个孩子说他不再相信仙子，就有一位小仙子死去；礁湖里，人鱼用尾巴拍着水泡玩球戏，天边的彩虹就是他们的球门；鳄鱼吞下一只钟，从此肚里便不住地嘀嗒作响，一听到这声音，正在作恶的胡克就吓得逃之夭夭……这一切，给人以无穷的童趣的愉悦和美感。

但《彼得·潘》又不仅仅是一篇童话。它比单纯的童话似乎多了一点什么，那或许就是诗的寓意。巴里为我们揭开了记忆帷幔的一角，使我们窥见久已淡忘的美妙的童稚世界。我们尽管留恋，却已回归无路。因为，我们像长大了的温迪，没有了想象的翅膀，永远失去了自由翱翔的本领。巴里用带泪的喜剧，对比了童稚世界的无穷快乐和成人世界的索然寡味。温迪们无法不长大，这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幸好，还有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彼得。他的存在，说明人类有着周而复

始、绵延不绝、永存不灭的童年和伴随这童年的永恒的母爱。人总要长大，这很不幸，但人类是有希望的，“只要孩子们是快活的，天真的，没心没肺的”。

在童话《彼得·潘在肯辛顿公园》里，彼得的年龄是出生后七天，显然比《彼得·潘》中主人公的年龄小得多，本事也小得多。这里有关鸟儿和小仙子世界的描写，也极富奇思和谐趣，可以看作童话《彼得·潘》的前奏，特选译一部分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从中不难领略巴里一贯的风格。

杨静远

2010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彼得·潘闯了进来	1
第二章 影子	12
第三章 走啦，走啦！	25
第四章 飞行	44
第五章 来到了真正的岛	55
第六章 小屋子	70
第七章 地下的家	83
第八章 人鱼的礁湖	90
第九章 永无鸟	108
第十章 快乐家庭	113
第十一章 温迪的故事	121
第十二章 孩子们被抓走了	131
第十三章 你相信有仙子吗	136
第十四章 海盗船	147
第十五章 与胡克拼个你死我活	157

第十六章 回家	172
第十七章 温迪长大了	184

附 录

彼得·潘在肯辛顿公园(选译)	198
----------------------	-----

第一章 彼得·潘闯了进来

所有的孩子都要长大的，只有一个例外。所有的孩子很快都知道他们将要长大成人。温迪是这样知道的：她两岁的时候，有一天在花园里玩，她摘了一朵花，拿在手里，朝妈妈跑去。我琢磨，她那个小样儿一定是怪讨人喜欢的，因为，达林太太把手按着胸口，大声说：“要是你老是这么大该多好啊！”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可是，打那以后，温迪就明白了，她终归是要长大的。人一过两岁就总会知道这一点的。两岁，是个结束，也是个起点。

当然啰，他们是住在门牌十四号的那所宅子里，在温迪来到世上以前，妈妈自然是家中主要人物。她是个招人喜欢的太太，一脑子的幻想；还有一张甜甜的、喜欢逗弄人的嘴。她那爱幻想的脑子，就像来自神奇东方的那些小盒子，一个套一个，不管你打开了多少，里面总还藏着一个。她那张甜甜的、逗弄人的嘴，老是挂着一个温迪得不到的吻，可那吻明明就在那儿，就在右边的嘴角上挂着。

达林先生是这样赢得他太太的：她还是女孩的时候，周围有



LULLABY

VOICE.

Gold - en slum - bers kiss your eyes,

PIANO.

Smiles a - wake you when you rise, Sleep, pret - ty dar - ling,

do not cry, And I will sing a lul - la - by.

好些男孩，他们长成大人以后，忽然一齐发现他们爱上了她，于是他们都跑着拥进她家向她求婚；只有达林先生的做法不同，他雇了一辆马车，抢在他们头里来到她家里，于是就赢得了她。达林先生得到了她的一切，只是没有得到她那些小盒子最里面的一只和那个吻。那只小盒子他从来也不知道，那个吻他渐渐地也不再想去求得了。温迪心想，兴许拿破仑能得到那个吻，不过据我估摸，拿破仑必定试图求吻来着，可是过后却怒气冲冲地甩门而去。

达林先生时常向温迪夸口说，她妈妈不光爱他，而且敬重他。他是一个学问高深的人，懂得股票和红利什么的。当然啦，这些事谁也搞不清，可达林先生像是挺懂行的，他老是说，股票上涨了，红利下跌了。他说得那么头头是道，就好像随便哪个女人都得佩服他似的。

达林太太结婚时，穿一身雪白的嫁衣。起初，她把家用账记得一丝不苟，甚至很开心，像玩游戏一样，连一个小菜芽都不漏记。可是渐渐地，整个整个的大菜花都漏掉了，账本上出现了一些没有面孔的小娃娃的图像。在她应该结账的地方，她画上了这些小娃娃。她估摸他们要来了。

第一个来的是温迪，接着是约翰，随后是迈克尔。

温迪出生后一两个星期，父母亲不知道能不能养活她，因为又添一张吃饭的嘴。达林先生有了温迪自然是得意非常，可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坐在达林太太的床沿上，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笔给她算开销账。达林太太带着央告的神情望着他。她想，不管怎么着也得冒一冒风险看，可达林先生的做法不是这样的。他的做法是拿来一支铅笔一张纸算账。要是达林太太提意见搅乱了他，他又得从头



算起。

“好了，别插嘴了。”他央求说，“我这儿有一镑十七先令，在办公室还有两先令六便士；办公室的咖啡我可以取消，就算省下十先令吧，就有两镑九先令六便士。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合计三镑九先令七便士，我的存折上还有五镑，总共八镑九先令七便士——是谁在那儿动？——八——九——七，小数点进位七——别说话，我亲爱的——还有你借给找上门来的那个人的一镑钱——安静点，乖乖——小数点进位，乖乖——瞧，到底让你给搅乱了——我刚才就是说九——九——七来着？对了，我说的是九——九——七；问题是，我们靠这个九——九——七，能不能试试看对付它一年？”

“我们当然能，乔治。”达林太太嚷道。她当然是偏袒温迪的，可达林先生是两人中更有能耐的一个。

“别忘了腮腺炎，”达林先生几乎带点威胁地警告她，接着又算下去，“腮腺炎我算它一镑，不过我敢说，更大的可能要花三十先令——别说话——麻疹一镑五先令，风疹半个几尼，加起来是两镑十五先令六便士——别摇手——百日咳，算十五先令。”——他继续算下去，每次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不过最后温迪总算熬了过来，腮腺炎减到了十二先令六便士，两种疹子并作一次处理。

约翰出生后，也遇到同样的风波，迈克尔遇到的险情更大。不过他们两个到底都还是活了下来，不久你就会看见姐弟三个排成一行，由保姆陪伴着，到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上学去了。

达林太太是安于现状的，达林先生却喜欢事事都向左邻右舍看齐；所以，当然他们也得请一位保姆。由于孩子们喝的牛奶太多，他们很穷，所以，他们家的保姆只是一只严肃庄重的纽芬兰大狗，

名叫娜娜。在达林夫妇雇用她以前，这狗本没有固定的主人，不过孩子在她眼中总是最重要的。达林一家是在肯辛顿公园里和她结识的。娜娜闲来无事常去肯辛顿公园游逛，总爱把头伸进摇篮车窥望，那些粗心大意的保姆总是讨厌她；因为她老是跟着她们回家，向她们的主人告状。她果然成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保姆。给孩子洗澡时，她是多么认真一丝不苟啊。夜里不管什么时候，她看管的孩子只要有一个轻轻地哭一声，她就一跃而起。狗舍当然是设在育儿室里。她天生有一种本领，知道什么样的咳嗽是不可怠慢的，什么时候该用一只袜子围住脖子。她从来都相信老式的治疗方法，比如用大黄叶；听到那些什么细菌之类的新名词，她总是用鼻子不屑地哼一声。你若是看到她护送孩子上学时那种合乎礼仪的情景，真会大长见识。当孩子们规规矩矩时，她就安详地守在他们身边；要是他们乱跑乱动，就把他们推进行列。在约翰踢足球的日子，她从不忘记带着他的线衣；天要下雨的时候，她总是把伞衔在嘴里。福尔萨姆的幼儿园里，有一间地下室，保姆们就等候在那里。她们坐在长凳上，而娜娜是俯卧在地板上，不过这是唯一的不同之处。她们认为她社会地位比她们低贱，装作没把她放在眼里的样子；其实，娜娜才瞧不起她们那种无聊的闲聊呢。她很不高兴达林太太的朋友们来育儿室看望，可要是她们真的来了，她就先扯下迈克尔的围嘴儿，给他换上那件带蓝穗子的，把温迪的衣裙抚平，匆匆梳理一下约翰的头发。

没有一个育儿室管理得比这个更井井有条了，这一点达林先生不是不知道，不过他有时还是不免心里嘀咕，生怕街坊邻居们会背地里笑话他。

他不能不考虑他在城里的职位。

娜娜还有一点令达林先生不安，他有时觉得娜娜不大佩服他。

“我知道，她可佩服你啦，乔治。”达林太太向他担保说，然后就示意孩子们要特别敬重父亲。接着，就跳起了欢快的舞。他们唯一的另一位女仆莉莎，有时也被允许参加跳舞。莉莎穿着长裙，戴着女用人的布帽，虽说开始雇用的时候，她一口咬定她早就过十岁了，但显得那么矮小。小家伙们多快活呀！最快活的是达林太太，她踮起脚尖发狂般地飞旋，你能看到的只是她的那个吻。这时要是你扑了过去，定能得到那一吻。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单纯、更快乐的家庭了，直到彼得·潘来临。

达林太太第一次知道彼得，是在她清理孩子们的心思的时候。凡是好妈妈，晚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孩子们睡着以后，搜检他们的心思，使白天弄乱了的什物各就各位，为明天早晨把一切料理停当。假如你能醒着（不过你当然不能），你就能看见你妈妈做这些事；你会发觉，留心观看她是很有趣的。那就和整理抽屉差不多。我估摸，你会看见她跪在那儿，很有兴味地查看里面的东西，纳闷这样东西不知你是打哪儿捡到的；发现有些是可爱的，有些是不那么可爱的。把一件东西贴在她脸上，像捧着一只逗人的小猫；把另一件东西赶快收藏起来，不让人看见。你清早醒来时，临睡时揣着的那些顽皮念头和坏脾气都给叠得小小的，压在你心思的底层。而在上面，平平整整摆着你的那些美好念头，等你去穿戴打扮起来。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见过人的心思的地图。医生有时画你身上别的部分的地图，你自己的地图会是特别有趣的。可是，要是你碰巧看到他们画一张孩子的心思地图，你就会看到，那不光是杂乱无章，而且总是绕着圈儿的。那是些曲曲折折的线条，就像你的体温



表格，这大概就是岛上的道路了。因为永无乡多少就像是一个海岛。到处撒着一块块惊人的颜色。海面上露着珊瑚礁，漂着轻快的船。岛上住着野蛮人；还有荒凉的野兽洞穴；有小土神，他们多半是些裁缝；有河流穿过的岩洞；有王子和他的六个哥哥；有一间快要坍塌的茅屋；还有一位长着鹰钩鼻子的小老太太。若是只有这些，这张地图倒也不难画。但是还有呢，第一天上学校，宗教，父亲，圆水池，针线活，谋杀案，绞刑，与格动词，吃巧克力布丁的日子，穿背带裤，数到九十九，自己拔牙奖给三便士，等等。这些若不是岛上的一部分，那就是画在另一张画上的了；总之，全都是杂乱无章的。尤其是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是静止不动的。

当然，各人的永无乡又大不一样。例如，约翰的永无乡里有一个湖泊，湖上飞着许多红鹤，约翰拿箭射它们。迈克尔呢，年纪很小，他有一只红鹤，上面飞着许多湖泊。约翰住在一只翻扣在沙滩上的船里，迈克尔住在一个印第安人的皮棚里，温迪住在一间用树叶巧妙地缝成的屋子里。约翰没有亲友，迈克尔在夜晚有亲友，温迪有一只被父母遗弃的小狼宝宝。不过总的说来，他们的永无乡都像一家人似的彼此相像。要是摆成一排，你会看到它们的五官面目大同小异。在这些神奇的海滩上，游戏的孩子们总是驾着油布小船靠岸登陆。那地方，我们其实也到过，我们如今还能听到浪涛拍岸的声音，虽然我们不再上岸。

在所有叫人开心的岛子里，永无乡要算是最安逸、最紧凑的了。就是说，不太大，不太散，从一个奇遇到另一个奇遇，距离恰到好处，密集而十分得当。白天你用椅子和桌布玩岛上的游戏时，一点也不显得惊人；可是，在你睡着前的两分钟，它就几乎变成真